



新安旅行團

蘇南兵書局出版

華著



新安旅社

哈 華 著

蘇南新華書店出版

新安旅行團

著者 哈 華
出版 蘇南新華書店
印刷 新蘇州印刷廠
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

蘇州1——8000

目 錄

四萬五千里旅行·····	(一)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四)
新旅在荒涼的大西北·····	(九)
在武漢與桂林·····	(一六)
政治的迫害·····	(二一)
新旅在蘇北·····	(二七)
展開「小先生」運動和組織兒童們民主生活·····	(三〇)
發動支前和生產·····	(三八)
保全自己就是勝利·····	(四一)
長途行軍·····	(四七)
後記·····	(五三)

四萬五千里旅行

一九三五年雙十節，在淮安河下鎮新安小學，教育家汪達之指導下，有十七個十二歲到十七歲的窮孩子，想實踐『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這兩句陶行知的名言，作一次全國的旅行。大家口袋空空，沒有一個銅子兒，是不是沒錢就作罷呢！

『我們窮人有窮辦法？』大家都說。

校長汪達之給團體當顧問，在上海籌備這次旅行，東奔西跑，尋到一架電影機；這就成他們唯一的財產。一羣窮孩子又東湊西拼，湊到五十塊錢，就要出發了。好心的都來勸說道：

『不要出去吧，在路上會餓死的！』

汪校長召開了一個會，讓孩子們來討論。都一個腔的說：

『什麼也不怕，一定要出發！』

『就是將來餓死，也要出發！』

『第一、宣傳國難；第二、實踐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大家又嘖嘖呱呱討

論一陣，旅行的目的也有了。

這時，正是日本鬼子的步履，踐踏了東北的錦綉河山，又向華北邁步的時候。國民黨拱手送掉了東北，還叫喊，攘外必先安內，對學生又另一個腔調說：「讀書救國」。

「兒童是有權利救國的，我們要喚醒同胞共赴國難！」孩子們人小心不小，聽着大聲的這樣說。

灰灰的天空，落着牛毛雨，十七個孩子穿上草鞋，勇氣百倍，整裝待發，老百姓都來送行。

「兒呀！路上要小心，要用心學習。」一個老百姓拉着他兒子說。

「新安旅行團」小三角旗打開來隨風飄蕩，「咄咄咄……」的響，大家排好隊，向運河走去，上了輪船，汽笛「嗚嗚……」叫了幾聲，開動了。岸上的家屬和老百姓，揮着手，小同學們更跟着輪船跑，戀戀不捨，祝福小朋友平安。

「再會吧！母校。我們今天進社會大學讀書去了。」孩子們這樣說。

從此，孩子們經歷着人世未有的艱辛和困苦，經過：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甯夏、甘肅、陝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十六個省份，和上海、南京、杭州、天津、濟南、北平、蘭州、西安、武漢、長沙、桂

林、香港等大都市，有時乘車坐船，有時徒步，作了四萬五千里的旅行。

劇作家田漢爲他們作了一隻團歌。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孩子們就唱着，給與他們以前進的力量。

『同學們，別忘了。

我們的口號：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拚命的工作，拚命的跳，

一邊兒學習，一邊兒教。

別笑我們年紀小，我們要把中國來改造，

我們的國遇了盜，

聽啊！到處是敵人的飛機和大炮！

同胞們！別睡覺，把一切民族敵人都打倒……」

教育家陶行知說新旅是『民族的小號手』，描寫的好：「一羣小光棍，數數十七根，小的十二歲，大的未結婚。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誰說小孩小，劃分新時代……」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火車帶着震耳的機聲，飛馳着，把十七個孩子，帶到了南京。

陶行知所親切稱呼的「小光棍」們，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走着，看到植立着行道樹以及奇怪的商店幌子，和霓虹耀眼的燈光，心裏自語道：「這社會真不平等等呀！少數人不做一點事，都住洋房，坐汽車，走漂亮的街道，很多人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還是穿得破破爛爛，吃不飽。」

「這樣高的房子，不怕風吹倒呵！」兆壽閃着奇怪的眼光看看高矗的洋房子，又說起笑話來了。

「放豬的孩子，又出洋相了。」其他孩子拍手笑道。

要是半年前的話，他早就抬起石頭子追着打人了。也因為他性子急，大家給他取個別號叫「小毛驢」。沒有進新安學校以前，他是整天在田裏放豬的野孩子。父母都死了，只留下他和一個沒有結婚的比他大八歲的童養媳。

五十塊錢到南京，不久就化的淨光，怎辦呢？大家想了四個辦法：一是給兒童雜

誌和畫刊寫稿子拿稿費。團裏有個義華，九歲寫了一本日記，整理出印成書，叫「義華日記」，別看他們「小光棍」，不少孩子會搖筆桿寫文章了；第二，大家去賣書報，第三，放國難教育電影，每個觀眾收三分錢，第四，歡迎熱心人士捐助。

這些錢來的真不易，大家特別省用。孩子們有的努力寫稿子，有的挾着書報去賣。大家定了一條規則，所有的錢都中團體保管，要用什麼東西，即由團體買給。有一次九歲的義華和維東去賣書，在路上拾到二毛錢。二毛錢可以吃兩頓飯，都想：「偷偷吃掉呢？還是交給團體呢！」最後，決心交給團體，都說：「對團體要忠實啊！」孩子們都有着高度的覺悟，懂得集團生活的意義，很自覺的遵守團的規則，就好像一個「共產主義的公社」一樣。

孩子們小小的年紀爲國奔走呼號，許多先進的人都同情給他們援助。大享和權貴却對一羣窮孩子不瞅不睬的。他們借住南京安徽公學的一個學校教室，白天把鋪蓋捲起談書寫文章，晚上被子一放，就是個大統鋪。早上到黃包車夫所吃的露天飯攤吃一碗稀飯和一個饅頭，中午吃碗麵，常常是半飽的。大家都很快樂。那一個犯了錯誤，晚上開一個生活檢討會。嘖嘖呱呱，批評起來，頗爲激烈。一羣「窮光棍」是人窮心不窮，個個想爲國家多做點事。

有一天，孩子們去見馮玉祥。在陵園一座小山坡上，有一座小洋房，門口有很多

拿盒子槍的憲兵，神氣活現的在放哨，說是蔣介石派來保護馮玉祥（當時他是國民黨政府軍委會副委員長）的，同時又是監視他的，孩子們都不明白國民黨奇怪的辦法。却不知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抗日救國同盟軍被蔣介石壓迫解散之後息影泰山，又被蔣賊以副委員長的釣餌欺騙到南京而予以實際的監視的一段公案。馮玉祥走了出來，藍布棉衣裳，粗布鞋，像個鄉下老，笑嘻嘻的和孩子們握手，他的手又肥又大，孩子們手又小又瘦。他說：

「看到你們，我很感動。我們中國被日本欺侮的連豬狗也不如，國難這樣嚴重，大家只知升官發財，苟且偷安，向人家（指日本）屈服。這次我看到你們很高興。你們是新中國的力量，我相信中國一定有希望，不會亡國。可惜我沒有力量幫助你們！」孩子們又到南京去見蔣市府市長馬超俊，蔣市府像皇宮一樣的漂亮。門房帶了孩子們進會客室，大家都小心的坐下。等了半天還不來，都不耐煩，有的說：

「真開玩笑，請我們坐冷板凳」。

小門嘩啦一聲拉開來，馬超俊鑽出來說：

「你們來幹什麼的？」

板着臉愛理不理的樣子。數個小些的孩子眼睛都瞪得圓圓的望着他，心裏想：「好大的架子！」心裏想笑又不敢笑，汪先生和他談呀談的，兩個人聲音都大了。馬超

像發脾氣一樣的說：

「回去，回去，你們趕快回去，救國有我們，用不着小孩，還是回去讀書救國！」

汪先生還和馬超俊說：「救國大人有責任，小孩也該有責任……」馬超俊愛理不理的氣沖沖的走了。孩子們才鬆了一口氣。

「孩子們！這就是課堂，可以給你們很大的教養，可以給你們了解各種各樣的人對抗日的態度。」汪先生離開蔣市府後說。

九歲的記華不聲不響的拿起筆，在日記本上寫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們要救國在南京市政府，碰了倒頭馬市長一個大釘子。……」

他們決定離開南京。南京安徽公學師生都來搗別。工友都來了，廚役從廚房跑出來，握住小朋友的手說：

「你們天天教我們工友讀書識字，還講抗日的道理，你們辛苦了，我們進步虧你們！」

說着，工友們就搬來一籃籃水菓、西瓜、糖菓放上車。

「你們窮，買什麼東西呢！」孩子們都感動的說。

「窮雖窮，我們都有感情，路上好好走！」

過江到了浦口，住在扶輪小學，不到幾天，十數個孩子和學校小朋友攪得很親熱，互相問長問短。新旅的孩子們說：

「我們在新安學校又學習，又種田、種菜，攪生產呢！」

「新旅的小朋友，請你們放「一、二八」打日本的電影，我們自動幫助你們的路費！」

「好！」電影機就開起來了。

看到「一、二八」日本人在上海橫行，國民黨讓十九路軍孤軍打仗……扶輪小朋友都痛心得很。

三天後，搭火車到蚌埠，正好扶輪小學開紀念週大會，只有一個先生來送行。學生都坐不住望着窗外，一個學生站起來說：

「先生！我提議停止開紀念週，歡送新安旅行團小朋友！」

「同意！同意！歡送好朋友呀！」小朋友都附和着一條腔叫。

「不准歡送，好好坐下來！」先生扳着面孔敲桌子。

小朋友李少青實在忍不住，站起來：

「同學們！新安旅行團是不是我們的好朋友？」

「是，是的呀！」

「他們爲什麼出來，爲救國呀！我們爲什麼不歡送？！」

話剛一完，哄的一聲，小朋友潮水一樣，從窗戶從門口衝出來，簇擁着新旅十幾個小朋友到車站。火車開動了，大家喊口號；有五六個代表跳上車，直把新旅小朋友送了好幾站。

「扶輪的學生爲什麼對我們這樣好？」綽號「小毛驢」的兆壽一本正經的低聲對九歲的義華說。

「我很感動，喊口號時大家眼淚汪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愛國。」

「不愛國的人看着愛國的人，就反對！你說馬市長愛國不愛國？」所有新旅孩子們都哈哈的笑了。

新旅在荒涼的大西北

新旅宣傳鼓動抗日的小英雄們，走到那裏，小朋友們都衷心跳着拍手歡迎他們，人民都幫助他們，在上海教育界也轟動了，許多大中小學都請他們去演講，有一個教員和孩子們開玩笑說：「你們抗日道理真會講，我們的飯碗都要給你們講掉了！」意思說他還不如孩子們講得有道理，學生會不要他們的先生了。好些大小報紙都用顯著

的地位發表他們活動的消息。國民黨却對這羣「小光棍」討厭極了，因為國民黨正和日本強盜眉來眼去，外交打的正親熱呢，日本強盜說：「中日親善，經濟提攜」，蔣介石就一一照辦。蔣介石授意的一篇無恥論文「敵乎？友乎？」也出來了，說什麼「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敦陸邦交」，「取締抗日」，都一一實現了。蔣介石骨子裏甘當日寇臣妾，那時他有好大一套「亡國論」，在三四年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就說：「不僅十天之內，他（日本）就可以把我們中國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佔領起來……他（日本）的潛勢力，早已準備充足，而且他的兵艦早遍佈各地，不僅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隨時可以佔領，不僅東北四省已經正式佔領，就是我們的華北，事實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們華北所有的鐵路和交通便利形勢險要的地方，他都有軍事佈置，隨時都可佔領的。……所以依現在形勢看，他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可以完全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這就是蔣介石「亡國論」之一的「三天亡國論」。

新旅孩子們去找國民黨教育部長王世杰，他們不但不給援助，反而說：「這簡直是胡鬧」要孩子們早些滾回去。

新旅小英雄們宣傳抗日，免費搭火車都不允許，到松江縣，警察說沒有證明文

件不許他們下車。在嘉興縣放抗日電影，國民黨的警察想來搗蛋，揮起拳頭就想打人，孩子們一點也不害怕，捏起小拳頭團結在一起衝了上去，就把警察嚇跑了。他們既爲國民黨所不容，只好遠征到北方，一隊登輪，一隊搭火車沿津浦路在北平匯合。

一九三七年他們和上海電影明星陳波兒一夥的兒童慰勞團，代表上海文化界赴綏遠慰勞抗日部隊。百靈廟，抗敵將士見孩子們遠道來慰勞，演抗日劇『放下你的鞭子』給他們看，唱抗日歌給他們聽，都很歡喜。在包頭，國民黨特務說孩子們是『人民陣線』監視他們，不讓他們活動，又通知軍隊和團體不許接待他們。孩子們忍淚吞聲只好深入荒涼的西北。

在甯夏有個『土皇帝』馬鴻逵，不讓他們軍隊接待孩子們。有一個好心愛國的旅長說：

「你們來的好；歡迎你們教給我們部隊唱抗日歌吧！」

幾天的工夫，教給兵們許多歌，又演抗日電影給他們看，孩子們和兵們感情攪得很好。旅長也很高興想道：「拿什麼東西來招待這些小客人呢！」想了一陣子，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下令給兵們，把一座荒山包圍起來，圍攻上去，捉住打死許多黃羊、野兔、山雞……招待孩子們大大的吃了一頓野味。

到了蒙古，蒙古人淳厚不懂漢語，蔣匪統治者繼續滿清統治政策。蒙古人都信喇

肅教，凡有二個兒子都得一個人去做喇嘛。蒙古人很喜歡新旅的孩子。

蒙古人個兒高大，粗腰，和孩子們握手的時候，小手握在大手裏就不見了。蒙古人還不知道抗日是怎麼一回事呢！孩子們就告訴他，又用蒙古的牧歌，改編為抗日的歌，教給他們。後來譯為漢文，在武漢音樂晚會演唱。

「塞勃羅——塞勃羅！（同胞們）」

你們的牲口都好嗎？

日本鬼子已打到伊盟，

你可知道嗎？

x

x

x

日本鬼子是個大強盜，

他們殺死牛羊，牽着馬就跑，

南方的同胞已起來抵抗，

我們趕快起來抵抗，定會打勝仗。

x

x

x

騎上你那雄壯的馬，

奔馳上抗日戰場……，」

那些牧羊的蒙古姑娘，每當黃昏時趕着牛羊回來，就可聽着他們唱。蒙古人把新族孩子們領到自己的蒙古包去玩耍。蒙古包好象一座墳，一進去，看到一個女的，頭上紮了許多金器，兩個大辮子垂在胸脯上，全身穿個大紅袍，男人穿的是黃大袍。他們用只有招待貴重客人才拿出來的牛羊的奶酪，女人又煮了些牛羊肉和「吊蛋子」請小客人吃。和蒙古人坐在一起吃飯，都不用筷子，用手抓飯吃，大家都覺得這種生活很有趣。蒙古人和他們的姑娘看見照像機，就圍攏來看稀奇，這是幹啥用的呢？知道是照像機，都要求給他們拍照，孩子們就和他們合影，洗出來以後，孩子們看着自己只有高大的蒙古人半腰高，好像到了「大人國」一樣，都哈哈的笑了，義華只拍手跳，高興得了不得。

蒙古人心裏更高興，帶孩子們出去打槍和騎馬。他們騎馬是不用鞍子和韁繩的，跑起來只有抓住馬鬃，有些人掉下馬來，歡喜出洋相的兆壽，差一點兒沒把牙磕掉了。一會兒，沙漠地方的氣候很奇怪，突然飛來小塊烏雲，這雲塊地方落豆大的雨，其他的地方還出太陽。都覺得有趣，到雨裏淋一陣子，又跑出來晒一陣子。

蒙古人在喇嘛廟唸經，也帶孩子們去玩耍。「依依呀呀」……的唸經，孩子們都覺到好沒意思，又不敢笑。到處鑽來鑽去，看着神龕上許多大小鍍金的菩薩，都有許多隻路膊，好玩極了，乘蒙古人跪着低頭唸經，放豬孩子兆壽，就偷了一個小的接